

# 市场不是当代艺术的唯一

●冷林 Leng Lin

## Market is not the Only Criterion of Contemporary Art

**本刊编辑部** (以下简称“本刊”): 从“北京公社”的结构来看, 应该算是画廊, 但你将其定位在介于画廊和博物馆之间的一种模式, 是不是想要“集两家之长而成一体”? 你希望画廊和博物馆的哪些特点能在“北京公社”中得以体现?

**冷林** (以下简称“冷”): 目前, 中国还没有很专业的画廊,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所以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 我就想做一些东西来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试图将美术馆的功能来和画廊的继续生存联系起来, 于是现在大家看到“北京公社”走的是介于画廊和博物馆之间的这么一种地带。因此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我把这个空间定义为一个博物馆和画廊之间的新型空间。

**本刊**: 目前中国的基金会制度并不完善, 融资对于艺术空间的运营是至关重要的。毕竟, 有了资金才能使好的项目得以实现。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你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

**冷**: 我做评论和策划很长时间了, 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问题, 因为对于中国艺术的发展而言,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其实我是想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努力, 就在这样的关头, 我得到了各个方面人员的帮助和支持。

**本刊**: 早在96、97年, 你就开创性地组织了两次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 为中国当代艺术全面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近几年来,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发展得非常快, 但你却在此时提出了“北京公社”这样一个中间地带的概念, 是不是出于对当前整个艺术品市场前景的冷静思考?

**冷**: 十年前做市场, 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没有市场。对于现在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市场可能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很重要的因素。那么, 当年我做拍卖也是为了把中国当代艺术纳入到一个市场系统里面去。今天, 可能市场的问题也许已经解决了, 或者甚至可能过度泛滥了。可是今天来看, 我觉得我的目标并没有错, 因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怎么样继续发展, 我也是其中需要对其深究熟虑的一份子, 并且市场也并不是当代艺术唯一的東西。那么在其他方面, 也就需要做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事情来。就像艺术的发展不是只有艺术本身还有市场的因素一样, 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很快, 你怎么去看这些变化, 怎样在这些变化中找寻出一种更有利的发展, 就是这种目的。

**本刊**: 那么, 你如何看待市场和学术之间的关系?

**冷**: 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 市场是艺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所以当时是基于这个考虑, 能够跟市场创造出一种联结出来。今天来看, 如果全部都是市场了, 那么也就有问题, 艺术本身还是有一些超越市场的东西存在。那么, 怎么去更加认清这些东西、更加有利地去发展这些东西? 实际上是这些问题永远吸引着我们怎么往前走。我觉得谈不上到市场就不是学术, 到学术就不是市场, 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其实它是两方面交错在一起, 不好泾渭分明的。只是说有些方面过度了有可能会妨碍一些东西, 有些方面没有了也可能会妨碍一些对事物的认识, 我觉得应该这样来考虑。

**本刊**: 你在论及中国当代艺术的出路时提出了两种看法: 一是做不入流的东西; 一是做特别好的东西。“北京公社”自开办以来, 举办的展览并不多, 但个个都是走精品路线, 这是否就是你所说的

“做特别好的东西”这种路线呢?

**冷**: 谁都想做最好的东西, 但是大家对“最好”的标准和判断不一样。不好说我是做“最好”的, 别人是做不好的, 这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如果你观察一下为什么去做北京公社, 还有所有展览之间的关系, 你可能会发现某种联系, 这个联系我是想形成我个人的认识。比如, 在第一个展览“现实主义游戏”里面我提出一个“新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只有一面墙”这样一个我和宋冬、刘建华、洪浩、萧勇集体合作的项目中, 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政治纯形式”; 然后在“新闻”这个展览中, 我也试图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一些变化, 那么也有一些新的词汇被创造出来——“政治视觉美学”和“第二现实主义”。这些都不是单个展览, 还有张晓刚的展览, 我觉得它跟我理论上的一些认识和追求还是有关联的。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需要一步一步地做起来, 不完全是单个开来的。整体上, 我还是围绕着“中国当代艺术对世界艺术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方向去做展览的, 所以你要看北京公社还是要把所有的展览都串起来去看, 不能仅凭个展或群展的概念。

**本刊**: 那你对于一个世界级画廊的评判标准是怎样的?

**冷**: 我觉得一个世界级的画廊肯定要具备一个世界级的视野, 其实也谈不上世界级的, 就是一个好的画廊也应具备一定的视野。另外, 画廊、空间、博物馆都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快速变化当中,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总是要面临最新的挑战。那么, 怎样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怎么样在这个时代的新挑战当中去发展出一种新的、更有利的方向, 怎么样创造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方式, 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 画廊都是很商业的, 大家很少去将一个精神性和文化性的东西与画廊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的因素好像越来越强烈地在画廊业反映出来, 其实这跟整个艺术运动变化的结构有关。

比如巴塞尔艺术博览会, 做的就不完全是商品的买卖, 那么它还有别的东西在里面, 创造出了很多吸引人的单元, 这实际上是在鼓励一种文化的创造,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所决定的。因为, 今天不论你创造出的是艺术家个体的、群体的、或是一个机构的东西, 就必须要把它放入到一个全球性的发展当中去解读, 毕竟现今是一个越来越密切联系的社会, 闭门造车的方式会产生诸多问题。

**本刊**: 就像你刚才所讲的, 除了商业之外, 巴塞尔艺博会确实还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并且中国现在的很多画廊也都希冀通过参加巴塞尔艺博会这样的国际顶级盛会来提升自己在业界的形象。那么对此, 你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冷**: 这很正常, 因为巴塞尔艺博会通过很多年的积累, 慢慢塑

造出了一种权威的力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它也面临着一些新的艺术博览会的挑战。像柏林艺博会或西班牙 ARCO 艺博会也做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来, 所以这个结构不是永远稳定的, 而是一个健康的、不断挑战的模式。中国画廊都很想去参展, 这是对于巴塞尔实力的一个证明, 但是容易忽视的一点是: 怎么样练内功, 就是你要表现得怎么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 虽然它有全世界运作的高水平, 但不一定它选择的都是最好的, 也不一定它每一步的选择都是对的。所以, 我觉得自己怎么样去面对新的挑战, 怎么样做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东西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本刊**: 那么, 请你谈一下“北京公社”的发展走向和计划?

**冷**: 我实际上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 因为每一步的迈出都是我逐步的思考来得以完成的, 我不好提前做出一些安排出来。包括我们现在的“赵半狄个展”, 本来八月份开始做的, 我要延迟到十二月份。因为在这个期间, 我没有想法去做新的展览, 我每走一步也是在思考、在想, 也是想做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出来, 可是有意思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做出来的, 还需要时间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因素的配合支持, 所以相对来说, 我的速度可能相对慢一些。实际上到今年一年, 我只有五个展览展出。

**本刊**: 你既是一位批评家, 又是一位策展人, 现在又成为了一个画廊的老板, 有时你又会以艺术家的身份示人。你是如何看待和运用这种混合的身份的?

**冷**: 这也是中国现实造就的,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专业发展其实应该很细致化, 有专业的评论家、有专业的策划人、有专业的画廊团队。虽然现在中国各个地方的艺术博物馆都在搞建立, 也开始设置一些位置, 但基本上都还是处于一个没有经验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 当评论家跟艺术家走得很近时, 就自然地肩负了艺术家的一种角色。因此, 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造就的身份上的一种混合或多角色。

那么相对来说, 如今的画廊和博物馆其实都是新的。包括像成都双年展一定和威尼斯双年展以及卡塞尔文献展会有很大的不同, 策划人也会有很大不同, 就是都会有一些混合的因素, 这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完全形成, 所以会充满着一些创造力在里面, 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角色, 我觉得也许会对未来有一些启发意义。

- 1、嘿! 油画 兰国中
- 2、滑 丙烯 吕鹏
- 3、私人聚会 油彩 夏俊娜
- 4、别把我叫醒 油画 康璨
- 5、城市回声 纸上综合材料 罗建

